

水滸

第四回

趙員外重修文殊院

魯智深大鬧五臺山

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，拖扯的不是別人，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。那老兒直拖魯達，到僻靜處，說道：『恩人，你好大膽！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，出一千貫賞錢捉你，你緣何却去看榜？若不是老漢遇見時，却不被做公的拿了。榜上見寫着你年甲、貌相、貫址。』魯達道：『洒家不瞞你說，因為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，正迎着鄭屠那廝，被洒家三拳打死了，因此上在逃。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，不想來到這裏。你緣何不回東京去，也來到這裏？』金老道：『恩人在上：自從得恩人救了，老漢尋得一輛車子，本欲要回東京去，又怕這廝趕來，亦無恩人在彼搭救；因此，不上東京去。隨路望北來，撞見一個京師古鄰，來這裏做買賣，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裏。虧殺了他，就與老漢女兒做媒，結交此間一個大財主趙員外，養做外宅，衣食豐足，皆出於恩人。我女兒嘗嘗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。那個員外也愛刺鎗使棒，

嘗說道：「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，想念如何能勾得見。」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，却再商議。」

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，到門首，只見老兒揭起簾子，叫道：「我兒，大恩人在此。」那女孩兒濃粧豔飾，從裏面出來，請魯達居中坐了，插燭也似拜了六拜，說道：「若非恩人垂救，怎能勾有今日？」魯達看那女子時，另是一般丰韻，比前不同。但見：

金釵斜插，掩映烏雲；翠袖巧裁，輕籠瑞雪。櫻桃口淺暈微紅，春筍手半舒嫩玉。纖腰嫋娜，綠羅裙微露金蓮；素體輕盈，紅繡襖偏宜玉體。臉堆三月嬌花，眉掃初春嫩柳。香肌撲簌瑤臺月，翠鬟籠鬆楚岫雲。

那女子拜罷，便請魯提轄道：「恩人上樓去請坐。」魯達道：「不須生受，洒家便要去。」金老便道：「恩人既到這裏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？」老兒接了桿棒包裹，請到樓上坐定。老兒分付道：「我兒陪侍恩人坐坐，我去安排飯來。」魯達道：「不消多事，隨分便好。」老兒道：「提轄恩念殺身難報，量些粗食薄味，何足掛齒。」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，金老下來，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，分付那個姪兒，一面燒着火。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，買了些鮮魚、嫩雞、醃鵝、肥鮓，時新果子之類歸來。一面開酒，收拾菜蔬，都早

擺了，搬上樓來。春臺上放下三個盞子，三雙筯，鋪下菜蔬，果子，啜飯等物，姪娘將銀酒壺盪上酒來。女父二人輪番把盞。金老倒地便拜，魯提轄道：「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，折殺俺也。」金老說道：「恩人聽稟：前日老漢初到這裏，寫個紅紙牌兒，旦夕一炷香，父女兩個兀自拜哩。今日恩人親身到此，如何不拜？」魯達道：「却也難得你這片心。」

三人慢慢地飲酒，將及天晚，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。魯提轄開窗看時，只見樓下三二十人，各執白木棍棒，口裏都叫拿將下來。人叢裏一個人，騎在馬上，口裏大喝道：「休教走了這賊！」魯達見不是頭，拿起凳子，從樓上打將下來。金老連忙搖手叫道：「都不要動手。」那老兒搶下樓去，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，說了幾句言語，那官人笑將起來，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，各自去了。那官人下馬，入到裏面，老兒請下魯提轄來，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：「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似聞名，義士提轄受禮。」魯達便問那金老道：「這官人是誰？素不相識，緣何便拜洒家？」老兒道：「這個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。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，因此引莊客來廝打。老漢說知，方纔喝散了。」魯達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怪員外不得。」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。金老重整杯盤，再備酒食相待。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，

魯達道：『洒家怎敢！』員外道：『聊表相敬之禮，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，今日天賜相見，實爲萬幸。』魯達道：『洒家是個粗鹵漢子，又犯了該死的罪過。若蒙員外不棄貧賤，結爲相識，但有用洒家處，便與你去。』趙員外大喜，動問打死鄭屠一事，說些閒話，較量些鎗法。喫了半夜酒，各自歇了。

次日天明，趙員外道：『此處恐不穩便，可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時。』魯達問道：『貴莊在何處？』員外道：『離此間十里多路，地名「七寶村」便是。』魯達道：『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兩疋馬來。』未及晌午，馬已到來，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，叫莊客擔了行李。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，兩個並馬行程，於路說些閒話，投七寶村來。不多時，早到莊前下馬，趙員外攔住魯達的手，直至草堂上，分賓而坐；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。晚間收拾客房安歇，次日又備酒食管待。魯達道：『員外錯愛，洒家如何報答。』趙員外便道：『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」如何言報答之事。』

話休絮煩。魯達自此之後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，忽一日，兩個正在書院裏閒坐說話，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，逕到書院裏，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。見沒人，便對魯達道：『恩人，不是老漢心多，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，員外誤聽人報，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，後却散了，人都有些疑心，說開

去。昨日有三四個做公的來，鄰舍街坊打聽得緊，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。倘或有些疎失，如之奈何？」
魯達道：「恁地時，洒家自去便了。」趙員外道：「若是留提轄在此，誠恐有些山高水低，教提轄怨恨；若不留提轄來，許多面皮都不好看。趙某却有個道理，教提轄萬無一失，足可安身避難，只怕提轄不肯。」
魯達道：「洒家是個該死的人，但得一處安身便了，做甚麼不肯？」趙員外道：「若如此，最好。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，喚做五臺山，山上有一個文殊院，原是文殊菩薩道場。寺裏有五七百僧人，爲頭智真長老，是我弟兄。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裏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。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裏，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，只不會有個心腹之人，了這條願心。如是提轄肯時，一應費用，都是趙某備辦，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？」
魯達尋思：「如今便要去時，那裏投奔人，不如就了這條路罷。」便道：「既蒙員外做主，洒家情愿做了和尚，專靠員外照管。」當時說定了，連夜收拾衣服，盤纏，緞正，禮物排擔了。次日早起來，叫莊客挑了，兩個取路望五臺山來。辰牌已後，早到那山下。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，果然好座大山！但見：

雲遮峯頂，日轉山腰；嵯峨彷彿接天關，翠嶺參差侵漢表。巖前花木舞春風，暗吐清香；洞口藤蘿披宿雨，倒懸嫩線。飛雲瀑布，銀河影浸月光寒；峭壁蒼松，鐵角鈴搖龍尾動。山根雄峙三千界，巖

勢高擎幾萬年。

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，擡上山來；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。到得寺前，早有寺中都寺、監寺、出來迎接。兩個下了轎子，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。寺內智真長老得知，引着首座、侍者，出山門外來迎接。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，真長老打了問訊，說道：「施主遠出，不易。」趙員外答道：「有些小事，特來上刹相挽。」真長老便道：「且請員外方丈喫茶。」趙員外前行，魯達跟在背後，看那文殊寺，果然是好座大刹！但見：

山門侵翠嶺，佛殿接青雲。鐘樓與月窟相連，經閣共峯巒對立。香積廚通一泓泉水，衆僧寮納四面烟霞。老僧方丈斗牛邊，禪客經堂雲霧裏。白面猿時時獻果，將怪石敲嚮木魚；黃斑鹿日日啣花，向寶殿供養金佛。七層寶塔接丹霄，千古聖僧來大刹。

當時真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。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，魯達便去下首，坐在禪椅上。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：「你來這裏出家，如何便對長老坐地？」魯達道：「洒家不省得。」起身立在員外肩下。面前首座、維那、侍者、監寺、都寺、知客、書記，依次排立東西兩班。莊客把轎子安頓了，一齊搬將盒子入

方丈來，擺在面前。長老道：『何故又將禮物來？寺中多有相續檀越處。』趙員外道：『些小薄禮，何足稱謝！』道人行童收拾去了。趙員外起身道：『一事啓堂頭大和尚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，許剃一僧在上剎，度牒詞簿都已有了，到今不曾剃得。今有這個表弟魯，是關西軍漢出身，因見塵世艱辛，情願棄俗出家。萬望長老收錄，慈悲慈悲，看趙某薄面，披剃爲僧。一應所用，弟子自當准備，煩望長老玉成，幸甚。』長老見說，答道：『這個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，容易容易，且請拜茶。』只見行童托出茶來，茶罷，收了蓋托。

真長老便喚首座、維那、商議剃度這人；分付監寺、都寺、安排齋食。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：『這個人不似出家的模樣，一雙眼却恁兇險。』衆僧道：『知客，你去邀請客人坐地，我們與長老計較。』知客出來，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，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：『却纔這個要出家的人，形容醜惡，貌相兇頑，不可剃度他，恐久後累及山門。』長老道：『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，如何撇得他的面皮？你等衆人且休疑心，待我一看。』焚起一炷信香，長老上禪椅，盤膝而坐，口誦咒語，入定去了。一炷香過，却好回來，對衆僧說道：『只顧剃度他。此人上應天星，心地剛直。雖然時下兇頑，命中駁雜，久後却得清淨，正果非凡，汝等皆不及他。可記吾言，勿得推阻。』首座道：『長老只是護短，我等只得從他。不諫不

是，諫他不從，便了。」

長老叫備齋食，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。齋罷，監寺打了單帳。趙員外取出銀兩，教人買辦物料；一面在寺裏做僧鞋，僧衣，僧帽，袈裟，拜具。一兩日都已完備。長老選了吉日良時，教鳴鐘擊鼓，就法堂內會集大眾，整整齊齊，五六百僧人，盡披袈裟，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，分作兩班。趙員外取出銀錠，表禮，信香，向法座前禮拜了。表白宣疏已罷，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。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，把頭髮分做九路縮了，搨攢起來。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，却待剃鬚鬚，魯達道：「留了這些兒還洒家也好。」衆僧忍笑不住。真長老在法座上道：「大眾聽偈。」念道：「寸草不留，六根清淨，與汝剃除，免得爭競。」長老念罷偈言，喝一聲咄，盡皆剃去。淨髮人只一刀，盡皆剃了。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，請長老賜法名。長老拿着空頭度牒，而說偈曰：「靈光一點，價值千金，佛法廣大，賜名智深。」長老賜名已罷，把度牒轉將下來，書記僧填寫了度牒，付與魯智深收受。長老又賜法衣袈裟，教智深穿了。監寺引上法座前，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：「一要皈依佛性，二要歸奉正法，三要歸敬師友，此是三歸。五戒者：一不要殺生，二不要偷盜，三不要邪淫，四不要貪酒，五不要妄語。」智深不曉得禪宗答應能否兩字，却便道：「洒家記得。」衆僧都

笑。受記已罷，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裏坐下，焚香設齋供獻。大小職事僧人，各有上賀禮物。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，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裏選佛場坐地。

當夜無事，次日趙員外要回，告辭長老，留連不住，早齋已罷，并衆僧都送出山門。趙員外合掌道：「長老在上，衆師父在此，凡事慈悲。小弟智深，乃是愚鹵直人，早晚禮數不到，言語冒瀆，誤犯清規，萬望觀趙某薄面，恕免恕免。」長老道：「員外放心，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，誦咒，辦道，參禪。」員外道：「日後自得報答。」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，低低分付道：「賢弟，你從今日難比往常，凡事自宜省戒，切不可托大。倘有不然，難以相見，保重保重。早晚衣服，我自使人送來。」智深道：「不索哥哥說，洒家都依了。」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，再別了衆人上轎，引了莊客，抬了一乘空轎，取了盒子，下山回家去了。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。

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，選佛場中禪床上，撲倒頭便睡，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起來，說道：「使不得。既要出家，如何不學坐禪？」智深道：「洒家自睡，干你甚事？」禪和道：「善哉！」智深裸袖道：「團魚洒家也喫，甚麼「善哉」？」禪和子道：「却是苦也！」智深便道：「團魚大腹，又肥甜了，好喫，那得「苦

也。」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，由他自睡了。次日要去對長老說，知智深如此無禮，首座勸道：「長老說道：『他後來正果非凡，』我等皆不及他，只是護短，你們且沒奈何，休與他一般見識。」禪和子自去了。智深見沒人說他，每到晚便放翻身，體橫羅十字，倒在禪床上睡，夜間鼻如雷響，要起來淨手，大驚小怪，只在佛殿後撒尿，遍地都是。侍者稟長老說：「智深好生無禮，全沒些個出家人體面，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？」長老喝道：「胡說！且看檀越之面，後來必改。」自此無人敢說。

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，不覺攪了四五個月。時遇初冬天氣，智深久靜思動，當日晴明得好。智深穿了皂布直裰，繫了鴉青緋，換了僧鞋，大踏步走出山門來。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，坐在鵝項懶凳上，尋思道：「干鳥麼？俺往常好酒好肉，每日不離口，如今教洒家做了和尚，餓得乾癟了。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洒家喫，口中淡出鳥來。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也好。」正想酒哩，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，挑着一付擔桶，唱上山來，上面蓋着桶蓋。那漢子手裏拿着一個鑷子，唱着上來，唱道：「九里山前作戰場，牧童拾得舊刀鎗。順風吹動烏江水，好似虞姬別霸王。」

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，坐在亭子上，看這漢子，也來亭子上，歇下擔桶。智深道：「兀那漢

子，你那桶裏，甚麼東西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好酒！」智深道：「多少錢一桶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和尚，你真個也是作耍？」智深道：「洒家和你耍甚麼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我這酒挑上去，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，直廳轎夫，老□□生活的喫。本寺長老已有法旨，但賣與和尚們喫了，我們都被長老責罰，追了本錢，趕出屋去。我們見關着本寺的本錢，見住着本寺的屋宇，如何敢賣與你喫？」智深道：「真個不賣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殺了我也不賣！」智深道：「洒家也不殺你，只要問你買酒喫。」那漢子見不是頭，挑了擔桶便走。智深趕下亭子來，雙手拿住匾擔，只一脚，交襠踢着，那漢子雙手掩着，做一堆蹲在地下，半日起不得。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，地下拾起鏟子，開了桶蓋，只顧舀冷酒喫。無移時，兩大桶酒喫了一桶。智深道：「漢子，明日來寺裏討錢。」那漢子方纔疼止。又怕寺裏長老得知，壞了衣飯，忍氣吞聲，那裏敢討錢。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，拿了鏟子，飛也似下山去了。

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，酒卻上來；下得亭子，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，酒越湧上來。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，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裏，露出脊背上花繡來，搗着兩個膀子上山來。但見：

頭重腳輕，眼紅面赤，前合後仰，東倒西歪。浪浪踉踉上山來，似當風之鶴；擺擺搖搖回寺去，如出

水之蛇。指定天宮，叫罵天蓬元帥；踏開地府，要拿催命判官。裸形赤體醉魔君，放火殺人花和尚。
魯達看看來到山門下，兩個門子遠遠地望見，拿着竹篋來到山門下，攔住魯智深，便喝道：『你是佛家弟子，如何撞得爛醉了上山來？你須不瞎，也見庫局裏貼的曉示：但凡和尚破戒喫酒，決打四十竹篋，趕出寺去。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，也喫十下。你快下山去，饒你幾下竹篋。』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，二來舊性未改，睜起雙眼罵道：『直娘賊，你兩個要打洒家，俺便和你廝打。』門子見勢頭不好，一個飛也似入來報監寺，一個虛拖竹篋攔他。智深用手隔過，揸開五指，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，打得浪浪踉踉；却待掙側，智深再復一拳，打倒在山門下，只是叫苦。智深道：『洒家饒你這廝。』浪浪踉踉，攔入寺裏來。監寺聽得門子報說，叫起老郎火工，直廳轎夫，三二十人，各執白木棍棒，從西廊下搶出來，却好迎着智深。智深望見，大吼子一聲，却似嘴邊起個霹靂，大踏步搶入來。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；次後見他行得兇了，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，便把亮桶關上。智深搶入塔來，一拳一脚，打開亮桶，三二十人都趕得沒路，奪條棒，從藏殿裏打將出來。

監寺慌忙報知長老，長老聽得，急引了三五個侍者直來廊下，喝道：『智深不得無禮！』智深雖然

酒醉，却認得是長老，撇了棒，向前來打個問訊。指着廊下對長老道：「智深喫了兩碗酒，又不曾撥撥他們，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。」長老道：「你看我面，快去睡了，明日却說。」魯智深道：「俺不看長老面，洒家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！」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牀上，撲地便倒了，鼾鼾地睡了。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：「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，今日如何？本寺那裏容得這個野貓，亂了清規！」長老道：「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哩，後來却成得正果，無奈何，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，容恕他這一番；我自明日叫去埋冤他便了。」衆僧冷笑道：「好個沒分曉的長老！」各自散去歇息。

次日早齋罷，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，尙兀自未起。待他起來，穿了直裰，赤着脚，一道烟走出僧堂來，侍者喫了一驚。趕出外來尋時，却走在佛殿後撒屎，侍者忍笑不住。等他淨了手，說道：「長老請你說話。」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，長老道：「智深雖是個武夫出身，今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，我與你摩頂受記，教你「一不可殺生，二不可偷盜，三不可邪淫，四不可貪酒，五不可妄語。」此五戒乃僧家常理。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，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，打了門子，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榻子，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，口出喊聲，如何這般所爲？」智深跪下道：「今番不敢了。」長老道：「既然出家，如何

先破了酒戒，又亂了清規，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，定趕你出寺！再後休犯！」智深起來合掌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長老留在方丈裏，安排早飯與他喫；又用好言語勸他；取一領細布直裰，一雙僧鞋，與了智深，教回僧堂去了。昔有一名賢，走筆作一篇口號，單說那酒端的做得好道是：

從來過惡皆歸酒，

我有一言爲世剖。

地水火風合成人，

麪糲米水和醇酎。

酒在瓶中寂不波，

人未酣時若無口。

誰說孩提卽醉翁，

未聞食糯顛如狗。

如何三杯放手傾，

遂令四大不自有！

幾人涓滴不能嘗，

幾人一飲三百斗。

亦有醒眼是狂徒，

亦有酩酊神不謬。

酒中賢聖得人傳，

人負邦家因酒覆。

解嘲破惑有常言，

「酒不醉人人醉酒。」

但凡飲酒，不可盡歡，常言：『酒能成事，酒能敗事，』便是小膽的喫了，也胡亂做了大膽，何況性高的人？

再說這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，一連三四個月，不敢出寺門去。忽一日，天氣暴暖，是二月間天氣，離了僧房，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，看着五臺山，喝采一回。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，順風吹上山來。智深再回僧堂裏取了些銀兩，揣在懷裏，一步步走下山來，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。看時，原來却是一個市井，約有五百人家。智深看那市鎮上時，也有賣肉的，也有賣菜的，也有酒店麪店。智深尋思道：『干呆麼！俺早知有這個去處，不奪他那桶酒喫，也自下來買些喫。這幾日熬得清水流，且過去看，有甚東西買些喫？』聽得那響處，却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，間壁一家門上，寫着父子客店。智深走到鐵匠鋪門前看時，見三個人打鐵。智深便道：『兀那待詔，有好鋼鐵麼？』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腮邊新剃，暴長短鬚，戇戇地好慘瀨人，先有五分怕他。那待詔住了手道：『師父請坐，要打甚麼生活？』智深道：『洒家要打條禪杖，一口戒刀，不知有上等好鐵麼？』待詔道：『小人這裏正有些好鐵，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？但憑分付。』智深道：『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。』待詔笑道：『重了。師父，小

人打怕不打了，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？便是關王刀，也只有八十一斤。』智深焦躁道：『俺便不及關王，他也只是個人。』那待詔道：『小人據常說，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，也十分重了。』智深道：『便依你說，比關王刀，也打八十一斤的。』待詔道：『師父，肥了不好看，又不中使。依着小人，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，使不動時，休怪小人。戒刀已說□，不用分付，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。』智深道：『兩件家□，要幾兩銀子？』待詔道：『不討價，實要五兩銀子。』智深道：『俺便依你五兩銀子；你若打得好時，再有賞你。』那待詔接了銀兩道：『小人便打在此。』智深道：『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，和你買碗酒喫。』待詔道：『師父穩便，小人趕趁些生活，不及相陪。』

智深離了鐵匠人家，行不到三二十步，見一個酒望子，挑出在房簷上。智深掀起簾子，入到裏面坐下，敲着桌子叫道：『將酒來。』賣酒的主人家說道：『師父少罪，小人住的房屋，也是寺裏的，本錢也是寺裏的。長老已有法旨；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，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，又趕出屋，因此只得休怪。』智深道：『胡亂賣些與洒家喫，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。』店主人道：『胡亂不得，師父別處去喫，休怪休怪。』智深只得起身，便道：『洒家別處喫得，却來和你說話。』出得店門，行了幾步，又望見一家

酒旗兒，直挑出在門前。智深一直走進去，坐下叫道：「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師父，你好不曉事，長老已有法旨，你須也知，却來壞我們衣飯。」智深不肯動身，三回五次，那裏肯賣。智深情知不肯，起身又走，連走了三五家，都不肯賣。智深尋思一計，若不生個道理，如何能勾酒吃？遠遠地杏花深處，市梢盡頭，一家挑出個草帚兒來。智深走到那裏看時，却是個傍村小酒店。但見：

傍村酒肆已多年，

斜插桑麻古道邊。

白板凳鋪賓客坐，

須籬笆用棘荆編。

破瓮榨成黃米酒，

柴門挑出布青帘。

更有一般堪笑處，

牛屎泥牆盡酒仙。

智深走入店裏來，靠窗坐下，便叫道：「主人家，過往僧人買碗酒喫。」莊家看了一看道：「和尚，你那裏來？」智深道：「俺是行脚僧人，遊方到此經過，要買碗酒喫。」莊家道：「和尚，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，我却不敢賣與你喫。」智深道：「洒家不是你，快將酒賣來。」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，聲音各別，便道：「你要打多少酒？」智深道：「休問多少，大碗只顧篩來。」約莫也喫了十來碗，智深問道：「有甚